

重修文水縣志序

太原縣志穆相國時守太原序曰近
世作志者率有三病一在詳於
古而略於今一在詳於文而略
於事一在詳於採摭而略於勸
懲旨哉斯言洵作志之箴也已

卯大祲後霞應武陵書院聘適

撫憲威毅伯曾檄各郡縣

重修地志迫以署邑侯范公

邑侯楊公暨諸紳之請辭不

獲爰彙都人士之採訪者與同

事諸公分門編纂限以學識知

未能廓清三病而比事屬辭之下究未敢一刻忘也藁甫脫適

范公以讀禮由河曲任解組

省居因請重加筆削篇中崇論閎議多出其手又迭經楊公

吳公三邑侯鑒定俾霞獲免

於山長谷荒之誚幸矣

光緒昭陽協洽之歲先立秋三

日序於武陵書院之日知齋

古交陰步霞

重修文水邑乘引

米世發

關中

余始至文而四睇美哉山河有巖邑之快也及式子夏之
廬幾幸西河教化猶有存者已入而視政簿書漫漶莫得
要領亟索舊志攷之而更缺遺甚也爾時司農大夫王公
奉命督餉延川適侍御鄭公讀禮家居余朝夕造請以發
吾覆然後洞矚一邑利弊若以上池之水飲長桑君藥盡
而見病者五臟癥結也三載以來得無負功令爰及考成
余實大幸而私念啟廸之力及於一時記載之功詔於奕
世復造請侍御公重修縣志而余捐俸餘鐫之侍御公許
諾迺啟二酉之藏出九疑之辨總裁英聞博物之士而論

定之余受而卒業而竊歎侍御公之大有造於文也夫記
載之道與經濟之猷其益家國一也然非饒經濟之猷者
必不能任記載之事侍御公起家鉅鹿再移唐山旋奉命
代狩七閩鳴琴攬轡所至厝注批郤導窾遊刃有餘而以
其維縣寓恢帝絃者諦按茲土宜其爲桑梓垂久遠者至
詳核而切要也此何論斟酌今昔籌畫裨補足增山河之
勝而褒譏取義提醒人心卽子夏文學將庶幾彬彬興焉
余聆侍御公之教而受賜無窮也傳侍御公之志而邑若
令亦愈世受其賜也梓成并附數語以引其端

重修文水縣志叙

王在臺

邑人

乙丑秋余奉旨歸攝會米侯世發號桂源重新縣志稿脫
而屬余叙余寡昧安能鋪張故實竟迫於長者命弗獲辭
彊勉唯唯索閱其所爲編輯者卷几十目從其類大約多
士翻檢一稟侯指授而刪繁收佚斷章取義則鄭柱史意
葵公獨匠也意翁抒天聰之朗識加以嚴核不爽故其辭
瞻不傷體文不掩質如廣谷大川異形民生俗尚異趨田
賦丁徭異數忠孝廉節異稟上下數百年文獻宛然在目
展哉一邑之春秋矣夫文負晉陽百里望而知爲巖邑邇
所該載舊有志自樊侯諱從簡修飭以後歲久漸遺雖規
模大畧不盡泯而滄桑遞更星物非故豈無勢重欲返窮

極思變乎負擔適千里者尙必稽程故轍事不師古而嘗
試其聰明猶之望溟適越耳此侯悵悵乎思一斗南也於
是有輯志之役解者曰志記也其義從士從心不失其心
乃爲志志蓋難言之矣吾文礪山帶河鍾靈特異而景行
先哲卜子夏之遺蹟在焉當年雅重敦倫則惟是事父母
竭力也事君致身也賢賢信友也夫此敦倫一心從不學
不慮來卽不失其赤子之心心自不失則氣靜心共無失
則情平氣靜情平山環水繞文脉原自旁皇藉表章而益
烈夫且恍然於侯之嘉惠無己也方今時事孔艱議餉議
兵時塵壘明宵旰而悉索敝賦吾文竭蹶以奉功令僚誼

足國要在足民足民莫若因民日費幾許心力引文略水
以進城隍郊垆之內斥鹵變爲膏腴君子聽與人之誦則
封洫之著勞可思昔晉文公雄長諸姬富厚甲中原猶不
忘田賦乘馬管大夫作內政寄軍令齊國遂以沃壤成霸
業夫孰謂侯之導水利植田疇非富民之要術而軍國之
攸需耶余戶員也前此之酌濟無方繼此之生殖寡策故
樂觀水政見文之流澤長而更以本心不失者仰止西河
之文學聞風蒸起凡民可爲豪傑比屋成可封之俗士人
多君子之行文之發源不旣深乎侯茲瓜政及矣不知其
政視其志富強禮樂千古之勛猷爛焉而始信王道之易

易也豈獨光照史冊已哉若曰猶是志而已幅員布列如故文物迴環如故卽賦役煩興民風凋敝稍稍不如古初而培植化導侯之德意藹鄭柱史之程量森如所稱周禮方氏之英謀司馬長卿之椽筆不多讓何侯余之喋喋爲重修文水縣志跋

鄭宗周

文水古大陵之地易以今名蓋自隋開皇始說者曰河自管涔龍門而下至於峪口其水滌波多文因以命之亶其然乎癸亥秋蒲城桂源米侯世發初令交城不基月大治旋奉命借補文邑以水旱之頻仍歲比不登愀然曰天下利害莫大於水與其氾濫以魚吾民孰若因而導之以爲

利乎於是隨山鑿石濬澮溉田被美利者業浸濡於山高
水清之澤矣越明年乙丑夏侯且徵討故實毅然以興起
斯文爲己任謂邑志久湮如涉滄溟而亡指迷之車何以
資理爰延廣文趙君應徵庠彥孟生恕李生之芬馬生時
行逖蒐博採參以往帙其加意編輯則介請學博少川孔
君煥修之仍屬余亦載筆促其後余以讀禮方闕病不敏
辟辭者再四不獲命會司農大夫余業師肇區王君督餉
延州予告還里竊幸得奉郢政因與諸庠友榘扉殫精刪
煩補闕屬草具一一請之余師而總以折衷於侯之鑑裁
蓋五閱月而脫藁首輿地以訖於雜紀爲卷凡十爲目凡

十者六舉山川之險易風俗之醜澗政治之得失人物之
盛衰戶口則壤之數禮教武備之修靡不犁然臚列文獻
庶其足徵哉余碌碌黽闇殊媿無能爲役梓且成侯復屬
余以一言綴末簡誼何敢辭嘗讀周禮外史掌邦國之志
古者列國各有史史亡然後志乘作志固史之遺也文爲
晉陽壯邑其君子悅於詩書其小人力於稼穡蓋有先民
之遺風焉顧向也樸而今也巧向也固而今也侈民隱士
風日新月異憂世者不無江河之慮賈生謂移風易俗
非俗吏所能而臨政恩治不若尙友論世則文之所以
文者可徵也夫日月出而天光煥時雨降而化澤溥自

泗濬源以來得文學之精者莫于夏若試稽其序詩定禮
講德西河肅肱慕德而化者非吾文也與哉迄今仰止商
巖百世之下恍然若親炙之猶未也嘗馮弔千古邇文明
之所自始則有陶唐氏之故封在緬維如天在宥饑曰我
饑寒曰我寒有罪曰我陷耕鑿嬉遊曾不足以慰其猶病
之念天下稱至仁焉廼帝典不曰欽明文思則曰澤水儆
余陶唐氏之心法固脉脉至今在也夫志者言乎心之所
之也侯若曰人造於道而魚造於水植田疇誨子弟無甯
靳與茲土再覲於變之盛文學文思庶幾旦暮遇之而後
可以不負天子下不負寸心耳推此志也傳之則爲信

忠垂之則爲成憲彰往詔來方策具在侯之明德遠矣其所以大有造於文者豈有旣哉余學膚而識渺卑之無甚高論在文言文敬以聞之余師者聊以識侯之意云爾

重修文水縣志序

傅星

國家有天下幾三十載今天子卽位之十有一年聲

教四訖薄海內外罔不臣服乃

允輔臣請

詔京

省各修通志俟成彙爲

大清一統志垂萬世焉知文

水縣事臣傅星伏惟縣有縣志府有府志猶省有通志也無縣志則府志何以成無府志則通志何以成雖志有大小而其所以志一統一也文志建於故明嘉靖癸丑修

天啓乙丑迄今將五十年世道更陵谷變遷制度更改版
章人物遞殊及今不修文獻漸不可徵守土者之罪也爰
進邑之縉紳士民而告之僉以爲然乃捐資開局擇其賢
士大夫而授之以事復告之曰邑何以有志志何以不可
不修也哉蓋古之君子有身不下堂陞而治天下之道燦
然畢舉者無他有所遵也生民之初濇悶而已有聖人者
出始爲之撫五辰以定其時相九土以興其利察剛柔燥
濕以因其風俗立之侯王君公大夫師長道之樹藝懋遷
以養生而送死澤之以禮樂文章齊之以兵刑舉錯前之
聖人無所因則勞而創之後之聖人有所因則逸而遵之

故象始於唐而虞因之以齊七政禹貢始於夏而周因之以宣職方百揆四岳九官十二牧各有所命始於二帝而成王周公因之以有周官立政夫在聖人尙不能不有所遵以爲治而况於後之人歟故邑之有志非志邑也志邑之所以治也志治之所以遵也志不修則五辰不明而後之人何所遵以上順乎天九土不明而後之人何所遵以下順乎地風俗不明而後之人何所遵以中順乎民官師制度政教不明而後之人何所遵以法乎古而宜於今志之不可不修如是重也然則使志修而按志者仍茫乎其所以遵而治也不幾修志而志適以亡也哉甯實母華甯

經濟毋浮誇庶其免已受事者皆唯唯於是蒐採故蹟綴拾軼聞凡兩月而書成復手加刪訂冠以圖而參以論爲綱者十條目各以類附敬授之梓敢曰治文之道具於是遵之卽治哉庶幾易爲力已行且獻之郡上之省貢採王會以備 聖朝大一統志之成也或亦有小補焉

文水縣志序

鄭崑璧

周禮大宗伯之屬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四人掌四方之志其時雖未常郡縣天下然邦畿及列國各有都邑州里靡不有志故蕭鄴侯獨先收天下圖籍俾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繁寡強弱民所疾苦今志書之式亦必先圖後書